

女人島

光緒三十二年

八月初旬印刷

〔女人島一冊〕

光緒三十四年

四月初旬再版

〔定價大洋三角〕

版權
之證

編譯者

新世界小說社編譯所

印刷者

匯通印書館活版部

發行所

新世界小說社發行所

分售所

各省書局

序言

孔羣子既譯女子島持示余並囑爲序余受而讀之見其情節詭異描畫盡致語固無稽而悲歡離合亦有足以動人者夫裨官野史風化攸關苟得乎情之正則於世道人心不無裨益是以古之君子覩治亂之成迹或託諸香艸美人以舒懷抱或發爲街談巷議以寄悲思此三百篇所以不廢于聖人也吾讀是書見夫優進之庸愚琬貞之奸猾須美之寬厚漢八之豪邁未嘗不低徊往復嘆人心之千古若雖機心日競世路崎嶇而天道好還轉足自貽伊戚有心人觀之不禁廢書長嘆也琬貞之初宅心利慾干名犯義行而不疑優進不能忘情于琬貞也願爲之役須美何辜乃竟受此塗毒不死于海不死于洞而又不死于盜復有漢八爲之居間排難無意之中竟得成其父子之奇遇得不謂之天哉然須美之所以致此者則忠厚之獲報也觀其

于琬貞之末節猶拳拳不置哀憐之思出于至性非有大過人之量者其孰能企之小憲兀坐藉消溽暑故不辭固陋謹書其顛末如此

光緒三十二年六月馭狂氏序于春申浦



社會小說

女人島目次

爵喪

啓遺

舟難

叙曲

盜函

悔婚

窺豔

吐隱

誑獎

女人島

目錄

甥詭

島幻

拯美

陰謀

焚證

感舊

花排

妬計

探洞

女人島 目錄

返國 登陸 義釋 出險 覓路 婢證 設陷

受產 見父 載逃 遇盜 苦美 海溺 滅跡

社會小說

女人島

爵喪

距巴黎不遠之海濱。夏日驕陽。適當垂暮。其影已沒入地平線。雖餘威未殺。而赤霞曖曖散而成綺。四無微風。波平如鏡。岸旁高崖突出。其上有石建大屋一所。卽游家岡古邸。近地名所。時爲伯爵游朗如所居。斯時霞綵散空。日光返射。而石室則闇甚。縱橫舊家具。數事中設一榻。上臥一瀕死老人。蓋即主人翁游朗如也。禿髮髯。髻欹首於軟枕之上。氣息絲絲。自白鬚間出面。作死灰色。兩目垂閉。手掠衾外。瘦瘠若枯柴。時一伸縮。榻旁立一僕。與主人年相若。睹此淒況。雖容色黯淡。究無十分悲態。伯爵啓目視僕。若將有言。僕遂俯首以耳就其口。微聞伯爵言曰。洛濱日前之告白已往登否。曰已登。報在

此否。曰在。曰汝讀之。老僕取報置几上。徐徐發其明亮之聲。讀曰。

游秀春鑒。今有重要事件。見報速至巴黎市賴文義律師處。惟須自來月一日起。計六個月爲止。逾期不及。

一千九百年七月二十日

伯爵游朗如白

讀竟。伯爵微笑掉首。向洛濱。如欲有言。而氣息斷續。不勝。洛濱已解其意。因言曰。外國著名各報。亦俱登載。伯爵始安心閉目。蓋游朗如人極頑固。性又陰鷲。生平厭與人交際。故屏居鄉野。曾有親子一人。名秀春。久已放逐。不知所向。其放逐之故。人亦不之知。距今已十六年。中間未嘗稍解其怒。且從未齒及。致呼吸將絕之際。無一親愛之人奉侍。其左右雖坐擁巨貲。不得謂非苦境矣。既至瀕死。此頑固老人始思及十六年前放逐之親子。觀於老僕所讀之告白可知矣。惟於將死之頃。欲見一無從尋覓之人。事亦大難。伯爵之

意。不過冀其子。苟能於一處見此告白。必亟歸省視。故不僅載於法報。而備登各國著名之報。使其子尙存。則此告白斷無不見之理。而老僕之意。則謂去家已十六年。生死尙難決定。安望其歸來襲產乎。伯爵忽突啓其目。目光闇翳。僅能以眸子轉視而已。其煩悶之情。不堪言狀。鬚微動。吻欲張。洛濱會意。復以耳就其口。伯爵微問曰。吾兩甥何在。曰。優進與琬貞姑娘。皆在客室。得毋欲呼之至耶。伯爵微搖首。復閉目不語。氣息奄奄。殆垂盡。面色轉蒼白。汗蒸蒸出於額。洛濱覩此。知不可久。急按鈴召醫生。邸內上下張皇失措。但聞步履聲。啓門聲。閉戶聲。一時錯雜。斯時屋角之斜陽。與半天之霞綺。亦漸消滅。若助人悲愴者。游伯爵遂奄然長逝矣。

甥詭

伯爵既葬之翌日。午後有男女二人。在伯爵邸客室對語。男年約三十左右。

軀幹荏弱。容色淡白。仰臥長椅上。口啣雪茄。女年亦二十七。八。面色微黑。目睛英爽。言語簡捷。舉止活潑。以視男之優柔不斷。相去遠甚。男名林優進。女名高瑞貞。二人爲伯爵二妹所出。幼失怙恃。依舅成立。在伯爵之意。已子既不在膝下。撫此孤兒。聊慰暮年岑寂。二人受伯爵撫育之恩。其中心宜如何感戴。孰意伯爵殯葬之日。二人臨穴。草草具儀。飾觀而已。無悲戚容。且於伯爵之歿。若甚有益於二人者。瑞貞坐案側。頻以指叩案。畢剝作聲。優進似微厭其煩。乃揚首謂曰。汝以案爲鉦鼓乎。能予我以五分鐘稍靜否。瑞貞聞言。以肘支頤。笑向優進曰。禮拜一日樂矣。優進曰。何樂。曰。汝忘之乎。賴先生不言。以禮拜一日。啓舅父之遺言書乎。優進曰。唯何敢忘。欲言復止。瑞貞亟應曰。斯亦奇矣。舅父既無嗣續。吾二人理當分其遺產。優進曰。是固然矣。雖然。語至此。若有躊躇顧慮者。瑞貞復亟應之曰。此產既屬我二人。則我尙有統

一之法。爾我苟締姻。則兩者不合而一耶。遂步近優進之側。以手按其肩。優進乃執其手曰。璇貞。汝言吾豈不肖。舅父初葬。坏土未乾。汝卽具此想。得毋爲外人笑。抑何以對死者於地下。卽姑置不論。返之於心。汝獨安乎。璇貞曰。汝言雖當。殆知二五而不知爲十者也。人生所最難得者時耳。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況死者不可復生。卽輿論又豈預他人家事者。吾正以爾我締婚之後。善保正產。俾舅氏一生精力所積。不至散漫。此正吾兩人報答舅父之地。舅父有知。亦當首肯。苟徒事哀慕。究於死者有何裨益。眞愚人耳。細味吾言。當非河漢。優進性本萎蕤。與人談論。每不能置可否。本意雖善。而終以口吃。心懦。受害。璇貞則機警靈敏。見優進可狎而侮。遂玩之股掌之上。其意無非欲并游氏之產。不得不先結優進。故動之以婚姻。導之以言論。至優進既降服。彼亦自爲計。不以優進爲事矣。璇貞之於優進。或以柔媚。或以威脇。陽迫。

陰誘務使墮其術中而後已。優進果被其操縱而弗覺如猴戲之受弄於術人者固優進孱弱之故耳。優進此時聞琬貞言初覺其厭繼而中心憧擾不克自主更出雪茄就火而吸。琬貞仍歸原座優進忽起立環步室內有頃言曰汝亦知吾二人非當嗣者乎。琬貞驚問曰何故優進曰汝豈不知何作此態。琬貞曰吾實不知汝所謂當嗣者何人。優進曰秀春汝豈忘之乎。琬貞聞言亦若有所不安。徵應曰然。凝思少頃復言曰雖然汝過慮矣。優進曰何云過慮。汝豈以秀春爲已死乎。琬貞曰吾雖不敢必其死吾亦不敢必其生。優進曰汝有說乎。琬貞曰有汝姑坐以待畢余辭。秀春去家於茲蓋十六年矣。舅父當日雖怒秀春聽其所之而不復念。秀春爲嚴親所譴不得已而外出顧人情未有不思家者。父當盛怒之時固不敢犯既出之後亦宜時時存問伸其孝思冀我父之怒或解謂我兒雖不肖然天良未盡昧猶復以老父爲

念。況。我。亦。祇。此。兒。必。擯。絕。不。與。共。則。垂。暮。年。華。誰。爲。奉。侍。而。百。歲。之。後。嗣。續。終。虛。於。是。一。紙。徵。歸。無。子。者。依。然。有。子。而。營。營。旅。客。仍。復。聚。處。家。庭。則。秀。春。之。歸。不。待。十。六。年。而。可。決。而。此。十。六。年。中。渺。無。音。問。予。意。秀。春。被。譴。之。後。自。念。一。身。非。無。家。者。乃。至。不。見。容。於。老。父。天。壤。雖。大。何。所。容。身。履。彼。晨。霜。曷。其。有。極。是。有。生。不。若。死。矣。或。者。其。自。經。溝。壑。此。亦。人。情。之。常。否。則。斷。無。不。通。音。問。之。理。汝。之。所。慮。殆。杞。憂。矣。優。進。惟。搖。首。曰。生。死。究。無。實。證。世。間。多。有。不。知。蹤。跡。之。人。一。旦。突。然。歸。者。琬。貞。曰。據。汝。所。言。秀。春。固。未。死。耶。優。進。曰。然。琬。貞。曰。汝。謂。未。死。有。何。實。證。優。進。默。然。琬。貞。曰。秀。春。尚。存。未。有。置。己。身。莫。大。之。塵。業。而。不。顧。者。必。時。時。探。聽。游。家。岡。情。狀。知。舅。父。病。必。急。歸。省。且。舅。父。之。在。牀。蓐。已。匪。朝。夕。病。軀。固。遲。人。也。何。以。今。尚。寂。然。優。進。聞。言。遂。曰。或。如。汝。說。亦。未。可。知。但。我。輩。之。運。命。猶。將。依。律。而。定。者。琬。貞。聞。言。起。立。復。以。手。按。其。肩。曰。定。

之之法。尚有善策。優進曰。何如。琬貞曰。頃當自知。琬貞見已說已行。私心竊喜。遂以嬌麗之唇。就彼柔黃口鬚之下。

啟遺

無何已至禮拜一日。律師是日乃至游邸。時方正午。死者最親之優進琬貞二人。以及戚友僕婢。咸集室內。律師啓伯爵遺言書。當衆佈告。書中詞意。果如優進所豫度。意謂家產全部。應歸親子秀春收執。萬一秀春已死。則二甥平分其產。戚友僕婢。頒贈遺物有差。律師讀畢。琬貞起問曰。先生。頃所讀俱悉。先生亦知遊秀春久不在此世乎。此事尙乞先生主持。律師愕然曰。未知秀春之死。有何證據。琬貞曰。他亦無證。第去家已十六年。其間亦無一人知其蹤跡。故意其死耳。律師曰。如此推想。固可。若卽據以定案。恐無此理。今既無實證。則游秀春之生死。尙難預言者。言既。復續語曰。游秀春君。六個月內。

歸來。則當以遺產全部歸之。若逾限抵家。則依死者之志。秀春除律所應享外。所餘皆汝二人有。如是。尙有不平否。言次。微笑相向。而琬貞仍鵠立不動。蹙眉仰視。中情愴悅。以爲既經入手之家產。今僅得其一。部分。殊多舛望。至於優進。則性本和馴。謂秀春生存。無論何時歸來。皆當如律。惟觀琬貞之顏色。心中復爲之游移。莫決。琬貞更向律師曰。使秀春果在。而無人知其居處。亦何能速之使來。律師曰。伯爵生時。已慮及此。早妥爲之備矣。琬貞曰。舅父所準備者何事。律師曰。汝尙未知乎。琬貞曰。不知。律師乃敝包出報。指示之曰。讀此告白。便知。伯爵不特登之法報。卽外國著名各報。亦俱登載。琬貞與優進。乃俯身同讀。讀竟。律師復謂之曰。伯爵之登此告白。並未經汝二人之手。斯亦奇矣。言未既。有聲自室隅出。曰。伯爵自身。無能往登此告白之理。室內諸人。齊迴首視此發聲之人。蓋卽久侍病榻之老僕洛濱也。琬貞優進二

人同聲問曰。洛濱果何如者。洛濱因曰。主人彌留之前二日。口述此文。命僕手錄送登。既登之後。主人亦忘却。直至卽世之前少頃。始憶及此。諮問頗悉。琬貞聞言。凝神久之。始言曰。然則汝何故不向我二人一言。洛濱曰。姑娘不見當時情景乎。鎮日忙亂。何尙憶及此事。且此事與僕一無關係。第遵主人之命行之耳。律師乃向琬貞曰。伯爵生前固已安置妥貼。汝尙有何言。琬貞故作冷淡之姿。答曰。予何言。惟秀春之歸來與否。尙在不可知之數。但靜待消息耳。言既乃步近玻璃門下。啓戶出。亭亭向庭園而去。

島幻

琬貞樓居。沈靜自適。日來因律師之言。中心輾轉。乃凭樓外大理石欄杆而立。吐納新氣。冀稍舒其鬱。既復下樓。緩步入園。細草如茵。雜花相映。游魚唼喋於池中。飛鳥迴翔於樹杪。琬貞衣深黑色之衣裳。長裾委地。腰細如蜂。以

潔白之皓腕扶縞灰之雕欄俯矚池魚仰瞻林鳥既而凝神佇立若有所思遙隔花陰疑欲仙去時復轉身欲向斷崖而去方舉趾間覺身後有人曳之者驚而迴視蓋優進適立其後琬貞乃牢握其手微慍曰汝於遺言書獨無聞乎優進曰非也平心而論吾兩人鞠育於舅父舅父既歿復得沾其河潤於心有何不足若遺言書謂以全部歸我兩人蓋貌言耳語未畢琬貞急止之曰汝以全部之說爲貌言眞愚騷矣獨不思此事成敗吾輩之運命繫之乎使秀春果於明年二月一日以前歸則全部家產概歸秀春吾兩人締婚之事亦無望矣優進聞言變色曰其害至此耶若締婚無望吾其殆矣琬貞察其色聆其言知優進於己已無所違惟己心不無顧慮愛與憂交戰遂亦低徊有頃始抱優進謂曰吾心膽已碎他亦不能多慮惟深念秀春之歸吾兩人之締婚一大障礙優進曰始聞若言不覺驚異既而思之彼卽歸亦無